



男管家

● 《男》字系列之三

● 雪米莉 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男管家

《男》字系列之三

雪米莉 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男管家 **雪米莉**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东里77号楼底高5号
(邮政编码: 100028)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字 数 187千字 9.625印张

版 次 1991年5月第1版

印 次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074-468-X/I·221

定 价 4.50元

目 录

第一章	偷渡客	(1)
第二章	大圈帮	(31)
第三章	新义安	(65)
第四章	男管家	(88)
第五章	放荡女	(118)
第六章	迷幻情	(150)
第七章	复仇血	(183)
第八章	龙虎斗	(218)
第九章	母女泪	(260)
第十章	烈火劫	(281)

第一章 偷渡客

这间蛇屋在新界大青山麓，离沙头角海很近，是香港警方反偷渡搜索最严的地带，危险阴影时时象利刀插在蛇男蛇女们心上。

蛇头阿利有恃无恐，不从蛇人身上捞够钱财，他宁肯杀人也不放人，绝不能坏了贩蛇行当的老规矩。

小屋很阴很潮，却被粗木重石垒砌得象间石牢，唯一的光线从碗大的窗洞透入，让人能分辨黑夜白日。

靠墙的光亮处坐着一男一女。男的年纪四十上下，虽满面凝聚风霜之色，双目却炯炯有神，从双腮下颚窜出的黑硬胡茬，更显出男子汉的刚毅威严。

离他不远蹒跚着一个小巧玲珑的女孩，她鬓发蓬乱面带泪痕，而容颜的娇嫩艳美令人怦然心动。

“关大哥，叔叔还不带钱来接我，怎么办啊？越想越害怕。”雪媚瑟瑟地说。

关山飞吁出胸间浊气，沉缓道：“阿媚，蛇头阿利还没

跟我的朋友联系上，我也度日如年啊。只要不落到警方手里，就算万幸。”

雪媚接近他低声抽泣：“我叔叔在旺角开了一间大杂货店，不是没钱的，可能他根本不想救我……”

关山飞把头靠在墙上，叹道：“香港地界，讲金不讲心的人多。阿媚，也许你根本不该来。”

“我就是喜欢香港，每次叔叔和堂哥堂姐回广州好神气哦，我羡慕得很，发誓要做香港人！关大哥，你都不是年轻人了，怎么还来闯荡呢？”

“我一直惦记一个朋友，想找到她的下落。如果她活得很好，明天我就可以回广州去。”

“是你的恋人吧？她去香港好多年了吧？你还恋着她啊！人家早把你忘啦。”

“也许吧。不过我只关心她，想知道她的确实消息，就偷渡来了。”

“哗，你们当过知青这辈人也太痴情了。我才不管什么情不情爱不爱呢！只要有钱好玩就行。在广州三个男友缠我，为到香港我都丢啦。”

“象你这种不顾一切的女孩，在香港能活得开胃开心。”关山飞讥讽道。

雪媚心境居然好多了，从提袋里拿出个化妆盒，照着小镜涂脂抹粉，眉眼间显露风骚。

“关大哥，十五岁我就是大美人啦，好多靓仔追我，说我比钟楚红、张曼玉还性感娇美。我最羡慕上海女利智，她凭一张俊脸在香港红得发紫。你看，我有无她的好运？……”

关山飞不理她，两眼望着窗洞的微光，想着：现在是下午几时了呢？

“哗啦”的铁链声响过，厚厚的木门“吱嘎”开了，一个黑壮汉子立在眩目强光里，骂骂咧咧：“妈的，都是滴油榨不出的干木头，害得老子熬更守夜担惊受怕，打了百十次电话，连个钱影儿也没见到！阿媚，利哥把话说在前头，今晚你老叔再不拿钱取你，我不卖你也要玩你，捞点本钱，哼！”

“利哥，话好难听哦。你就喜欢我，想和我亲热，也该带我到九龙港岛的酒店开房啊。这地方黑糊糊脏兮兮的，男欢女爱多扫兴啊。”雪媚搔首弄姿，并不惧怕他的威胁。

阿利好气：“臭八婆，我不玩残你，就不是蛇头阿利啦。”

关山飞听不下去，瞪着他说：“阿利，光气光闹有什么用？你想办法呀！在船上你不是吹嘘比港督还能耐么？”

“鬼的个港督，你们是蛇人，我是蛇头，只有钻洞求生的蛇命。老关，你那个朋友也怪，电话担保提款接人，可现在还不见人影，八成也是不讲心的家伙吧？”

本来气势汹汹的阿利忽地没精打彩，蹲在门边抽着裹了白粉的香烟，面上愁云重重。

“大哥，不好啦！有花腰（警察）过来啦！”放哨的油脂仔慌乱跑来，哇啦乱叫。

阿利斜睨着他，掏出一把左轮：“几个人？妈的，他们敢虎口夺食，老子就上火硬拼！”

“两个，手里都提着冲锋枪呢！大哥，我看活人比捞钱

要紧啊。”油脂仔吓得声音都走了调。

阿利吐掉烟头，猛窜过来一把揪起雪媚，用枪逼着关山飞道：“老关，打蛇人来了，只能委屈你啦。如果你能逃出花腰魔手，别忘了还欠我阿利一笔钱啊。嘿嘿，捞本还息，我就指望这小姐啦。”

“阿利，你不能把我丢给警察啊！我朋友会给你一大笔钱的！”

关山飞急得大叫，刚挺起身又被乌黑枪口逼得蹲下。一晃眼“咣当”一声，那木门被关上了，接着是铁链声和雪媚的哀哀声：“关大哥……”

蛇屋重陷昏黑，关山飞象囚入铁笼的豹子，狂乱地东跳西撞，可石墙木门严严实实，插翅难飞。

他僵立屋中大汗淋漓，内心诅咒蛇头阿利，简直不敢去想被警方强行遣返大陆的狼狈和痛苦。他真想嘶声大叫：“嘉丽，这都是为了你啊！——”

“咔嚓！咔嚓！——”

有人狠砸门上锁链，关山飞的心倏地一紧，怀着绝望心情扑闪到门边，要抓住最后时机以求绝处逃生。

木门倏地被警察撞开，关山飞不顾一切虎扑过去，双手卡住那人脖子，吼道：“把枪丢下，不然我杀了你！”

“阿关，快松手！我和丹尼来接你的啊！”

听到那熟耳的脆亮女音，关山飞蓦然一呆，随即惊喜道：“K嫂，是你啊！”

后面的人把警帽取下，露出乌黑漂亮的发髻，和一张别有韵味的秀丽面庞，柔声道：“不是我是谁？你还指望李

嘉丽来接你这个偷渡客啊。”

关山飞这才放开手，对小伙子说：“丹尼，对不起，我把你当打蛇人了。”

丹尼摸摸被卡得生痛的脖子，叽咕道：“关大哥，你用好大力，K嫂不叫得早，我就掉气啦！”

关山飞歉意地笑笑：“这是死里求生，迫不得已啊。K嫂，K哥怎么不来？你们是假扮绿衣官差吧？”

K嫂怜爱地看着他：“阿关，你虽然老了些，样子还那么英武，那么男子汉气派。嘉丽当年弃你而去，我和K哥都为你难过和生气。唉，不说啦，你总算下决心来了香港，也可设法和她团聚啦。K哥在旺角经管生意啦，再说他来我不放心呢。扮花腰是丹尼仔的主意，省得和阿利那鬼蛇头纠缠费时，落到巡警手里就麻烦啦。”

“谢谢你，K嫂。”关山飞的眼眶潮湿了。

K嫂端详着他已有岁月细纹的面庞，也动了感情，轻声说：“阿关，别说客气话啦，想当年我们几个一起在海南岛当知青，患难与共，这些就算不了啥啦。到家再说吧，K哥还等着为你摆酒接风呢。丹尼，快把衣服给阿关换了，他的胡子也得刮一刮。”

丹尼急忙解开背囊，取出一套高级西服，和一双意大利软皮鞋，甚至连衬衣领带都准备好了。

穿上衣鞋，用电动剃须刀修整了脸庞，关山飞长吁一口气，悬了几天的心终于放下许多。

在K嫂水润生情的眼里，他比十八年前还要俊猛潇洒，又暗暗为李嘉丽以及自己叹惜。人到中年，往往会为青春

年少时的感情用事，深深追悔，除了尽力去弥补之外，还能怎样？生命是不能重复的啊。

他们沿山道而下，这一带清幽得使人心头发怵。K嫂和丹尼仍穿着警服手提钢枪，倒像是焕然一新的关山飞的警卫人员。

山脚车道上停着一辆平治房车，上车后K嫂和丹尼就飞快除去警服，把它卷成一团丢入路边荆棘丛里。

他们的打扮也超凡脱俗，俨然富婆阔少。K嫂从手袋里取出一张身份卡，递给他说：“阿关，先委屈你做绿印人。不过，现在绿衣官差盘查你，也一点不怕啦。丹尼，开车。”

看着那小小卡片，关山飞差点落泪。它的份量实在太重了，是K哥夫妇辛辛苦苦为自己筹划张罗的？还是也有嘉丽对自己的爱心？去年K哥回广州鼓动他偷渡香港，就说过她生活得不错。看她在《东方日报》娱乐版上的大幅彩照，那样明丽俊秀，简直就象二十几岁的姑娘，而她的大女儿缤缤，今年也十九周岁了啊！

岁月流逝，不管有情无情，确实太快了。这十九年，关山飞不知自己怎样懵懂度过的。仅有几件事依稀残存脑际：

背着破旧行囊，从海南岛回到广州，完成了中学生到农民，再从农民到街道工厂工人的悲剧大循环；

一九八〇年夏天，听说李嘉丽和她的先生，还有七岁女儿回来探亲，悄悄去她家，仅看到她抱着衣饰象洋娃娃一样漂亮的女儿的一道侧影，就仓皇逃了回来；

去年K哥回广州，老知青，偷渡客，总算在港九立稳了足跟。老友相聚，一场大醉。K哥带来嘉丽和她先生分

居的消息，鼓动他去香港找回失落的爱情……

他和李嘉丽相爱在二十年前，在五指山的凤凰树下，两个漂泊异乡的人儿，紧紧拥抱热热亲吻，暂时忘却了艰辛世事困苦人生。

至今，他还记得她那清芬体香。靠那段甜蜜回忆，来抚慰整整十九年没有情爱的心灵。

他心里眼里，李嘉丽永远纯真俊美生气勃勃，是他虔诚供奉在心房的永远偶像。

为摆脱无望的生活，他的恋人凭借青春美貌，经香港亲友撮合，几场痛苦挣扎之后，李嘉丽终于嫁给了有英国文学硕士头衔的教书先生辛少羽。一年之后，她在临产之前获得了去港居住权。

他们分手，没有生离死别的场景，只有泪眼相对默默无言。爱心属于自己，人生属于命运，两个衣食艰难前景渺茫的知青，能说什么？

十九年里，他再没相爱，更没结婚。在厂里努力干活，回家就埋头读书。吃过大苦，经过大悲的人，再纵览大量中外典籍，对人生人世的悲哀喜乐，也看穿看淡了。这些年，他活得平静而泰然。

冒险偷渡，重新焕发青春雄风，还是为昔日的恋人。他品味其间甘苦，到了香港也笑不出来。

“K嫂，嘉丽她……她还好吗？”关山飞问。

K嫂瞋他一眼，悠悠道：“阿关，你心里就只有她，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呀？”

他涨红着脸道：“你有K哥在身边，能不好吗？我只

担心她，和先生分居后日子不好过……”

K嫂鼻子一酸，赶紧掩饰地一笑：“她是闻名港九的歌舞红星，这几年名字虽不及以前响亮，捧场的发烧友还很多哩！阿关，她还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相伴，总比你这孤寡佬日子强吧。”

关山飞尴尬道：“K嫂，多年不见，你的嘴巴还象知青时那么厉害。下面的话，我都不敢问了。”

K嫂把他的手拉过来紧紧握着，温厚地望着他：“阿关，你尽管问吧。你也知道，当年我比李嘉丽还关心你，心里对她又羡慕又忌恨呢”。

“K嫂，想不到你对年轻时的事，还记得那么清楚。我当时确实太迷恋嘉丽，辜负了你的好意。不过，我也告诉你，如果K哥不迫得你要死要活，我肯定不会使你失望的……K哥他对你太好啦，在广州我常想，你们倒底是在患难中相恋的人，日子会比嘉丽过得融洽、幸福。”

“不要说K哥啦，”K嫂脸上显出一丝异样神色，“阿关，还是问你的问题吧。”

关山飞迟疑片刻，嘎声道：“我只想知道，嘉丽她……她又有了男人没有？”

K嫂心头一悸，眼光烁亮一闪，突然哈哈大笑：“阿关啦，你当了几十年老土，对香港女人也太不了解啦。我们要活得快乐体面，不靠老公咋行？我都算强女人罗，也还离不了你K哥呢。”

他语调冷严：“你的意思，嘉丽又有了男人？”

K嫂仍在笑：“象嘉丽那种漂亮名女人，吃唱玩乐花销

有多大？K哥听到额头都冒汗呢。她身边总得要个有钱有势的男人，体面排场的日子才过得下去啊。阿关，我直说吧，现在和嘉丽同居的，是九龙酒店娱乐业的大老板呢。”

关山飞面色勃变：“那我……真不该来香港！”

“阿关，嘉丽身边虽有男人，可心里的男人只有你一个，她也苦衷多多啊。所以我和K哥要你来香港，就想你们破镜重圆，中年始有良伴佳侣，也是人生一福啊。”K嫂婉声道。

他把头靠在椅背上，慢慢咀嚼着她的话，胸中郁积的块垒渐渐失去了棱角。

香港不是伊甸园，男人女人求生一样艰辛。而女人更多一层不安全感，尤其象李嘉丽这样才艺超凡风韵楚楚的名女人。

房车飞速穿越狮子山隧道，进入窝打老道，九龙城区的高楼大厦便扑面而来。时近黄昏天日尚朗，而一片灯海已在闪烁吐辉了。

望着被称为“世界新奇观”的港九灯海，关山飞一派迷惘茫然，竟想不起自己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偷渡而来了。

为一个自己过去和现在都深深热爱的女人？还是为满足自己多年欲海饥民的渴求？连那些伴随他多年的思念和苦恼，此刻都模糊起来。

K哥的酒楼在旺角上海街，门面装璜虽不及尖沙咀一带的酒店宏丽豪华，也足令初入港九洋场的关山飞张目结舌了。

五彩绚丽的灯光中，“广发酒楼”四字耀眼夺目。关山

飞呆望那片炫光，怎么也不能把它和海南岛的泥屋草舍连接起来。

“哈哈，阿关，你这独行侠为美女佳人才出山啊！我们这些老朋友，你怕忘在脑后罗。”

K哥穿着宽大的绸衣绸裤，粗颈上挂条小指粗的金链，浑身江湖气很浓。目光表情很热忱，他们到底是一起在黄泥堆打过滚的知青兄弟。今日重聚香港，谁不感慨？

关山飞拱手笑道：“K哥，山飞孑然一身来投奔你，是天天把你老兄挂在胸前的呀，哈哈！”

两人紧紧拥抱许久都不松开，站立一旁的K嫂看得眼潮心热。丹尼和一帮港九仔虽在旺角土生土长，也能略略体会大圈仔久别重逢的激动和伤感。

K哥拉着关山飞步入酒楼，朗声道：“阿关，你看，这块小地盘，就是K哥K嫂在香港闯荡十多年，用血汗挣下来的！妈妈的，要不是港府明令不许放鞭炮，我今宵真要用千响红炮来欢迎你。”

他性情中有鲁豪爽快的一面。关山飞说：“你和K嫂能助我在这里立足，我就感激不尽了。K哥，你没请嘉丽来吗？说句丢丑的话，真想早点看到她，不管她变成了什么样的人。”

偌大厅堂中只摆了一桌酒席，几支拳粗的红烛在静静燃烧。为给老友接风，K哥的酒楼今晚特别歇业。

入座之后，K哥说：“阿关，讲实话吧。香港这地方，什么人出入什么场所很讲究，请嘉丽那种名女人到广发酒楼来，也太委屈她了。因为你的面子大，我还是打了电话。

别的不说，就当知青姐妹们随便一聚吧。她人没来，还是差人送给你一点心意，我看她目前的处境，这也很不错了。”

席上就是他们，K嫂和丹尼四个人，美酒佳肴堆了满满一桌，关山飞饥肠咕嘈却怔怔地吃不下什么。

“什么心意？她又有了男人，连见我一面的勇气都没有吗？”他喝下一大杯酒，怅然道。

K嫂温婉地瞥他一眼，嘴唇颤动几下，终于没说什么。

K哥取出一个信封，放在他面前：“阿关，嘉丽送给你五万港币支票，希你在这里有个新的开始，收下吧。”

盯着那封面一字也无的信封，他心头象打翻了五味瓶，愤然道：“我到香港是来求她施舍救济的么？这钱我不能要。K哥，让我在你的酒楼打工吧，我阿关从来就不是吃软饭的角色！”

K哥面有难色，缓声道：“阿关，恕我直言，象你这样能文能武的人物，K哥这小码头一时容不下。为这事你K嫂还和我斗气，现在有了嘉丽这笔钱，你倒可以另起炉灶做小买卖了。在香港，钱总大过人情的呀。”

本来缺少欢愉的气氛，愈加凝重。K嫂白了丈夫一眼，强笑道：“哈，阿关，你K哥怕你呆在酒楼，和你嫂子旧情复燃，他这人就好喝一口干醋。其实呀，我已给你谋划好啦，你拿嘉丽这笔钱，在尖沙咀附近设个卖‘鲜虾云吞’的大牌档，凭你那力气脑筋，一两年就成小老板，比K哥还强呢。来来，茶都凉啦，快吃吧。”

那股闷气一散，心境也就好多了。关山飞暗想：我能这么快在香港存身，还有了一笔小本钱，也多亏K哥夫妇，

何苦还用儿女私情来累赘他们呢？

他举起酒杯，展开笑颜道：“K哥，K嫂，丹尼，山飞这次到香港谋生，全承你们相救相助，此等恩情非‘感激’二字能够表达。来日，我当尽力图报，共饮此杯以示心迹。干！——”

“干！——”K哥和丹尼都兴高彩烈，K嫂内心虽有隐情，还是一口喝干了那杯酒。

气氛转为轻松欢快，酒菜也有滋有味了。四个人天南海北谈笑风生，兴奋中也带醉意。

K哥好酒易醉，几杯下肚便眼睛迷蒙，谈吐不羁：“阿关啦，你都快满四十的人了，还是童男子吧？真是难得。头一个消受你的女人，也真有福气。哎，你那南派少林的拳脚功夫，还在练吗？香港是服强人硬手的地方，你的功夫可以派大用场呢！哈哈，亮一手给丹尼仔瞧瞧，肯定吓他额头一个青包！”

关山飞道：“我这点功夫只为强筋健骨而用，近年迷上金庸古龙的小说，倒没心思练了。K哥，喝酒吧。我该练练做‘鲜虾云吞’的手艺，正正经经做小本生意啦，别再去想什么杨过陆小凤啦。”

丹尼是个清俊秀条的青年，一副小生模样，双眸尚有男人的生气。他很少说话，却对关山飞的人品气质极为关注。不知为什么，在大青山蛇屋的第一面起，他对他就有了好感。

他刚举起酒杯，想说一句祝辞。店门“啱当”一声大开，一伙飞仔大摇大摆走了进来。为首者是个孔武精壮的

汉子，喝道：

“老K，你玩得好派，黄金时间也闭店自我享受啊！那笔钱有了么？老板催我结账呢！”

他走到桌边，抓起一瓶酒，就擅自往口里倒，显出横吃竖拿的蛮相。

“砰！”K哥把拳头往桌上重重一砸，沉着脸孔道：“阿星，看见我在待客，也该给点面子吧。你只要钱，又不要命，何必这副德行？”

“嗨，老K，到底混成了大圈帮老大，腰板硬扎啦！可你也得想想，当初不靠我们老板，恐怕你和女人还在油麻地码头干苦力呢！我文星这德行，还算把你当旺角地头蛇看啦！哼。”

文星狂傲的样子，气得K嫂和丹尼一脸煞白，却只能沉默忍受。

关山飞看不过去，伸掌捏住他抓瓶的手腕，含笑道：“兄弟，有话好说，何必出言不逊？想喝酒，坐下来干杯如何？”

“哎哟！你手好重。”文星痛得撒手丢瓶，挣脱手恼羞成怒道，“好哇，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子要你吃不了兜着走！兄弟们，上！——”

他身后的红棍草鞋正欲涌来，被K哥挺身挡住，将一卷钞票塞在文杰手里，陪笑道：“阿星，这是我刚从大陆来定居的朋友，不懂码头上的规矩，请你高抬贵手。这点小意思，你和兄弟们先喝酒平气，老板的保护费，明天我亲自送去。嘿嘿。”